

文

張

十九

十

南

文選卷第十九

靜勝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賦癸

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性情者外象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一首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 善本有於字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

上獨有雲氣萃 萃 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碎高舉兒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

有臺館爾雅曰萃者屨屨注謂山峯頭巉崿然言雲氣形似於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

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

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

於高 為高唐之客 善曰自言為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

薦進也欲親於枕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岨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且為雲朝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音戶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

也善曰朝雲行且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日

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

曰其始出也對隄兮若松栢音時翰曰栢茂盛貞言朝雲

栢直其少進也晰折兮若姣絞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

兮改容偈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

變化如此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

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韓詩曰偈桀姣也居竭切疾驅兒

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湫子兮如風淒兮

註建一作粧

兮

善祖

如雨風止雨霽才雲無處所濟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

湫兮涼兒詩曰風雨淒淒郭璞爾雅注曰王曰寡人方今

可以游乎玉曰可也善本無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

矣臨望遠矣廣矣昔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良曰

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

論說也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闊也普

備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翰曰疇匹也言不可比

善曰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登嶮巖而下

望兮臨大砥音地善本之稽畜水翰曰登高下望臨太陵

而一作石
書一作林

爾雅曰如臥臥

却

曰曉巖而勢不生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陴遇天雨之

周祖曰以儲畜水也字書曰稽積也與畜同

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淖音洶洶許其無聲兮潰胡淡淡

而並入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蓄水

波騰息潰水相交過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滂洋洋而四施

兮奮孔湛湛而不善本作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

孤畝銑曰麗著畝隴也言風起吹波如孤隴之勢似著於

象莊子曰麗著也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素問岐伯

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

浪文如孤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劫會濟曰會合也

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却會善曰言水之勢粹慈中

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良曰碣石海畔山半在水

中善曰碎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

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善曰碎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

注礫歷硯烏罪切善累虛而相摩兮燿震天之礚礚康

翰曰礚礚皆礫石相摩之聲震天言聲大也善曰相摩

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硯

礫衆石見礚聲也字林曰礚大聲也巨石溺溺之澆仕澆仕兮沫末潼潼同

而高厲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之澆澆而下感沫潼潼然

濟石在水出沒之見沫水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澆

高低見潼潼高完厲起也水澹澹澹而般步千切善紆

兮洪波淫淫之溶溶音曳說文曰澹澹水澹也紆回也洧

洧去遠見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普蓋反濟

相擊其狀若雲又與聲霈霈而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橐義

程

二

大雅卷之五

四

兕失氣恐喙許鵬鸚鵡鷹鷂飛揚伏窳良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窳善曰妄

謂不覺東西漫走窳走也說文曰鵠鷲鳥也與照切股戰脇息安敢妄摯翰曰摯執也言獸股

戰鳥翕氣皆不敢攬執善曰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股戰猶股慄也善曰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銳曰水族驚出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鱉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驟暴也浦卜切巫山所臨之渚

魚鼈游焉善曰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危蜿蜿表於中阪遙望銑曰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阪之上

暴揔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玄木冬榮煌煌熒熒

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巾林鬱盛葩葉

作覆蓋雙椅於垂房利渠幽切善枝還會濟曰雙椅合枝也房實也利枝

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

西施翼椅倚柅女倚切善豐霈言林木繁茂隨風波而動

如羽翼之布倚柅柔弱兒豐霈言多也善曰徒靡言枝

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水紋也閻藹藹者言木蔭水波閻藹

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倚柅柔弱兒倚於宜柅於危切切

葉紫果去朱莖白帶音帝翰曰裹實皮也帶花纖條悲鳴

聲似芋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籟音籟向曰纖細也風吹

籟籟也銑曰清濁者小大也五音之變轉也四會謂四方之聲與之相會合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

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縣俱會也又云與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

酸鼻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

王制曰少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
戰慄也酸鼻辛酸淚欲出也鼻
長史墮計規切善官賢

人善本作失志向日長吏賢士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
志不知所為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速望使人心卒醉

廢也失其本志不知所為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速望使人心卒醉

反良曰瘁病也善曰登高心瘁此瘁病也盤岸嶺在官岢官振陳

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盤岸嶺在官岢官振陳

礎礎五哀反礎曰盤盤繞其岸也噴吼礎礎皆山之峻大

振整也陳列也礎礎高兒盤石險峻傾崎欺崖隕徒巖

軀驅參差縱橫相追濟曰皆山勢騰秀之貞善曰廣雅

陬子牙善本作橫梧去善本皆穴偃蹠音隻良曰陬山角

也言山角橫逆臨危背深偃塞入徑也善曰廣雅曰陬

角也偃蹠言山之形背穴偃塞如有所踏也許慎淮南

子住曰蹠蹠也梧逆也攻有橫石逆當交加累積重疊增

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疊增

益狀似砥止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善本作

炫縣耀照虹蜺山色也言山峻嶮如砥柱也砥柱山名芊芊

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之勢在噴岨崖

上重益其高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

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山谷千千青也俯視崢善本

于與芋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俯視崢善本

字嶸窒呼寥交窈冥善曰廣雅曰晴嶸深直見窒寥空深

勞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向日言谷之深邃不見底但聞松

聲聞松傾岸洋洋立而熊經恐懼兒如熊經也熊經如熊攀

樹而立其身儂佻善曰言岸既將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濟曰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善曰謂阻悠悠忽忽

招超悵自失善曰悠悠遠自忽忽迷自言人神悠悠然遠

路 悟互 五子 一本有方音曰履堅也

如

嶺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奔育之斷不能為勇良曰賁謂孟

皆秦武士對比懼不能為其勇斷善曰動驚也言無有

故對此而驚恐孟賁夏育史斷之士今見此險阻亦不能

為勇也斷卒措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倚史莘莘所若生於

鬼若生於神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驚怪

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子故切愕與還同言卒然復有

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縱莘莘衆多之

可測知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

側地蓋底止平箕踵漫莫行以芳草羅生向日異物之狀

銑曰山之形如斲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

善曰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

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秋蘭芷善本作蕙江籬善本作載

兒言山勢如箕之踵也菁音青荃七射夜干揭起車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善

菁精全射竭車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善

則也皆草名已見上射工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烏蓮草也苞并叢生也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良曰薄草叢也夭夭美兒越香謂香氣遷越掩掩香氣兒

善曰靡靡依倚兒夭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言同

時發也衆雀嗷嗷教雌雄相失哀鳴相號良曰雀鳥之通

掩同也先言其聲也善曰雀鳥之通王睢鸚黃正冥楚鳩姊

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皆當年遨遊翰曰皆鳥名也

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
張揖曰江離香草郭璞
曰江離似水薺漢書音
義曰揭車香草也

行從

卷之六

六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銑曰皆古之名 善曰蓋

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 進純犧禱

璫室濟曰純犧謂純色犧牲也禱祈神也璫室以玉飾室

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醮諸神禮太一

山有瓊宮璫室高誘曰璫宮以玉飾宮也 醮諸神禮太一

良曰醮祭也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稱禮 傳

也善曰醮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傳

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旒旒合諧絀

抽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翰曰祝告祭辭也駟

也合諧旒旒相和之兒向日絀抽也言抽大樂之弦雅聲

合清冽冽風增其悲哀也 善曰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

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旒謂建太常 於是調謳令

人恹恹隸七慄慄息增欬銑曰謳謳也飾皆哀慘兒

益也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 無聲濟

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銜之止語也 善曰

弩不發果伏孚不傾涉漌漌莫馳萃萃音平良曰果孚網

草屢生兒 善曰漌漌水 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善

字何節奄忽蹄足灑血翰曰羿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

灑血 善曰何問辭也言節奄忽之間 舉功先得獲車已

寶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向曰獲車載獸車

車已滿矣 銑曰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時日 簡與玄

服建雲旒蜺為旌翠為蓋濟曰玄服法服也簡擇輿車脩

善曰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

往自會

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登其蒙自暗與神相會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

與神女

相會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翰曰思萬方之事

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善曰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九竅通鬱**

精神察

善本有 **延年益壽千萬歲**向曰鬱滯也言今與神

伺察故延年益壽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神女賦并序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也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

知何意

銑曰晡夕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見善曰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

目色鬢鬢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

狀如何也 善曰如有可寄識也罔王善本作 **曰茂矣美矣**

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 **王**善本作 **曰茂矣美矣**

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

瑋態不可勝讚 善本作贊字濟曰瓌美 **其始來也耀乎若**

白日初出照屋梁善曰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其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毛 **須臾之**

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温乎如瑩榮良曰瑩玉神女之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逸論語曰五色並馳不

可彈丹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

文章翰曰綺縠羅縠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善曰極服

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桂圭裳穠不短纖不長向曰穠肥

長短合度善曰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說文曰穠衣厚兒如恭切步齋齋兮曜殿堂

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啻被服佻他薄裝銑曰齋

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也精美佻宜也善曰齋齋行兒婉美兒方言曰婚美也說文曰佻好也與婉同又

佻可也言薄沐蘭澤舍善本作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

卑調心腸濟曰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善曰

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妖善本作麗兮含陰陽之渥良曰渥飾謂

之美飾也善曰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嫵嫵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

無色毛嫵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

之美妓也表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近之既妖遠之有

望骨法多竒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充尚翰曰既妖美

法殊異正合侍君也孰誰也言誰能尚也善曰近看既美復宜遠望也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

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思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

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

向曰莊敬姝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玉善曰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毛萇詩傳曰

姝美色也禮記曰眸子炯古其精朗兮瞭了多美而可觀

一本說文曰婉靖好貌廣
雅曰嬾靜也韓詩曰靜
貞也

鏡曰眸子瞳子也炯明也瞭目明也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
見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

的其若丹微曲兒素質幹之醜龍實兮志解泰而體閑

既婉委嬾居於幽靜兮又婆婆乎人間良曰婉閑嬾靜也

之處婆婆放逸良善曰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躁

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婆猶盤珊也說文曰婉閑體

行也五累切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

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

聲也翼放縱兒如鳥之翼隨意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

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之將瀾向曰流波目視良言如流水欲為波瀾善曰奮

長袖以正衽審兮立躑躅而不安鏡曰言奮去長袖以正

側兒善曰說文曰澹清靜其情一愿本一作嫺字兮性沈

在衣衿也善曰說文曰澹清靜其情一愿本一作嫺字兮性沈

詳而不煩濟曰慙閑雅也言澹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亂

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惜已見魏都賦嫺已見洞簫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

得愿音元善本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善曰原

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褰余幬儔而請御兮

願盡盡善本作之惓惓音推良曰惓惓也惓惓盡心兒懷

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翰曰卒終也終與陳嘉辭

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

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瑩瑩善本作以無端含然諾其不

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平頰普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

于向日亨通也言神雖許備竟未結愛也鏡曰頰色于求

也言顏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善曰精

方言曰頰怒也去日貌

采善本作彩
巧一作眇

邊

神也末結猶未相著恍恍然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
 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頰色也音匹零切
 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
 也披顏色自矜持也
 顏頡女師命太傅翰曰言神女搖鸞珮整容顏命女師女
 傳將歸也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
 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
 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歡情未
 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音
 向曰首向也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目略微眇精采
 善曰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
 相授志熊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違
 訖辭不及究願假復史神女稱遽銑曰訖究皆盡也遽急
 善曰日月略輕看精
 神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
 傳豎頭頰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處急也言去不住也
 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闔上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

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闔
 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
 懷抱誰人可言悵惆至明而求之
 也善曰毛長詩傳曰據依也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

宋玉翰曰宋玉假設登徒
 子之詞以為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善本無王短宋玉曰良曰登徒姓
 也子美稱也

短謂言其罪闕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
 戰國策曰孟常君至楚楚獻象淋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
 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善本作
 辭字又性好色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善曰閑靜也麗美
 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

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

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善曰遣自有說

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

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善本無東家

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

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

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來素齒如含具銑曰素白具

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具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濟曰

兗陽城下蔡楚之二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故以為喻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兗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

之貴介公子所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善曰

封故取以喻焉日窺傾頭門內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力耳齟善牛唇

歷齒良曰齟齬謂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疎善曰莊

也歷猶旁行蝸央倮縷又疥且痔雜翰曰旁行行不正也

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疰後病也

子王熟善本作孰字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

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

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之

德不如此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

襄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

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朱玉之所說鄰女美色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

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花善本作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銑曰九土九州也五都五方之都善注同

出咸陽熙耶寒鄂丹從容鄭衛溱溱洧于之間濟曰熙猶洧二水名其中鄭人游觀之地善曰熙戲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長曰溱洧鄭兩水也是時向

春之未迎夏之陽鷦倉鷦庚啾啾皆群女出桑良曰鷦鷦鳥名啾啾鳥聲言羣女出游於桑也善曰毛詩曰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妹華色倉庚啾啾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舍光體美容治不待飾粧翰曰妹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

遵大路兮攬子祛音墟向曰大夫自稱觀麗者稱詩以贈同歸也祛袖也善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花辭

甚妙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誦詩以贈游女於是處子况

况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

贈一作生

詞善本作辭

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守禮不來情意已密而形體疎也

善曰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悅失意之兒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

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齊俟兮惠音聲

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絜齊戒

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贈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齊莊也言自絜兒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結思情而女

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已之生不如恨之辭無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

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

故足稱於王也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所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違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

好色故不退也

洛神賦一首

并序

曹子建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謚

陳思王洛神謂伏犧氏之女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善注同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

宓妃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感

宋玉對楚王說善本無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善本作域言歸東藩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藩籬善曰魏

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

然京域謂雒陽東藩即鄴城魏志及背伊闕越轅還轅表

善日記曰植初未甄逸也
善曰植與曹芳中時
夜想之廢寢與食黃初
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
鑲金帶枕植見之不覺
淚下時已為郭后護死
帝意尋悔因留宴飲
仍以從發植植遂度輓
輓將息洛水上因思甄氏
忽若有見遂述其事
作感甄賦后明帝見
之改為洛神賦

經通谷陵景山濟曰背遠也伊闕龍門山越踰也輓轅坂

曰伊闕輓轅已見東都賦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山緱氏縣南七里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善本作稅駕乎衡度臯秣駟乎芝

田良曰殆危煩疲也焉疲故車殆也稅舍也衡臯香草之

也嵩高山誌曰山上有神芝十容與乎陽善本作林流躬

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

生多揚因名之移變也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

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

斯若之此善本作豔也向曰覲見豔美也善曰未察猶

斯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

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

鴻婉若游龍向曰神女之體翩輕如驚鴻婉媚如游龍也

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翔翩翩然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昇善曰髣髴兮若

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外朝霞濟曰言輕妙光彩似之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

出淥波穠纖得中善本作脩短合度良曰迫近視之灼然

曰穠肥纖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肩若削成腰如約善

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長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向曰言有膊如刻削而成也

字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之也善曰削成已見魏

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

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芳澤無加鈿

華不御銑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鈿華粉也博物志曰

燒鈿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雲鬢峨峨脩眉聯娟濟

在面為鈿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雲鬢峨峨脩眉聯娟善

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峨峨高

如雲也脩長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賴靨承

權良曰眸目善睐謂美瞻視也推頰也言靨文之生輔承

牙宜笑鳴王逸曰美人頰有環姿豔逸儀靜體閑翰曰言

靨輔也權兩頰睒旁視也環姿豔逸儀靜體閑姿態美

逸威儀體德皆閑雅也善曰神女賦曰環姿瑋態又柔

文選卷之九

卷之九

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善曰柔弱也綽披羅衣之

文選卷之九

卷之九

璫粲兮珥音二瑤碧之華琚音居服也瑤碧皆玉也琚珥也善

日璫粲衣聲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戴金翠之首飾

綴明珠以耀軀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

首飾曰副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文謂文飾也霧

綃薄縑也裾裙裾也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帶憂

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銑曰微猶映

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攘皓腕於神澔荒兮采湍瀨之玄

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

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攘皓腕於神澔荒兮采湍瀨之玄

言一佳信

芝良曰澔水涯也洛神游之故云神澔玄芝黑靈草也

一名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

託微波而通辭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既

子無良媒善曰毛詩曰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而要平之嗟佳人之

言脩羗習禮而明詩抗瓊瑋帝徒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

習禮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瑋玉也水

善言辭古人為信指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瑋玉也

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

兮悵猶豫而狐疑銑曰靈神也言我持款誠於神恐此神

甫玉珮行數步珮亦失女亦不見感此事恐復如之故悵

然狐疑善曰交甫已見江賦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

情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

久久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交者捕猶焉一

日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故

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

者稱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

狐疑倚彷彿字 惶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良曰洛

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

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

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如鶴之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

舉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群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

烈步衡薄而流芳盛也衡香草也薄聚生也言神步踐

以流芳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求慕兮聲哀厲而

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求慕兮聲哀厲而

彌長爾迺眾靈雜還合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

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

之無匹善本有 詠牽牛之獨處鏡曰眾靈眾神也雜還言

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昔攜游戲匏瓜星名獨

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其織女相隔故

云獨處此揔無仇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善曰厲

急也雜還眾兒二妃游女已見上文史記曰四星在危南

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

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

樹

焉

故

疑

徙

竦

閣

翔

厲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於霜自跡也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

文曰韞足衣也轉巧流精光潤玉顏良曰觀其顛躬精光顏色如玉之溫

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翰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

芳其若華容姁可娜奴可令我忘餐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

蘭是也蝓蝓之頰姁娜宜顧杜篤於是屏併擊收風川右靜波向

楔祝曰懷季女使不殄於是屏併擊收風川右靜波向

屏翳風師也川右河泊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善曰王

逸楚辭注曰屏翳兩帥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

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

后河伯也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

已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王鸞以借逝濟曰既是水

並已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王鸞以借逝袖故文魚為

之警乘也借俱助往也善曰騰外也文魚有翅能飛故

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共顛又曰將騰駕兮借逝

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良曰神以雲為車

良善曰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

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良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

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鯨鯢踊而夾轂水

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翰曰

鯢水禽為侍衛也北小水也領頸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

迴也言迴首相視也善曰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

之川亦有毛詩曰領如蝓蛸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

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

網恨人神之道殊善本有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

兮淚流襟之浪浪音即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

掩涕淚浪浪然流於衣襟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

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茹蕙以掩涕

兮沾予襟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卿無微情以效

之浪浪

愛善本有歎江南之明璫鏡曰悼傷也傷此會未絕各往

明璫獻之璫耳珠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

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

光濟曰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不見所舍止

孟康曰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善

宵化也作怨字良曰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

焉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教七激曰無物可樂顧

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善本作浮長川而忘

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翰曰靈

形見也言冀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以俟之既不能見思

慕耿耿霑霜不寐而至明也善曰想逆流向上也懸懸

密意也毛詩曰耿耿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

不寐又曰正月繁霜鏡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善曰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哲與同

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

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古孝子相戒以養也向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艱萬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猶彼南陔言採其蘭

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子缺矣陔隴也善曰言蘭芬

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也善曰言蘭芬

芳以之故已循陔以采之喻已當自身盡心以艱也眷

不暇安也彼居之子謂未仕之兄弟也罔或游盤言相戒無為游樂也善曰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

歸供艱心不暇安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

餐良曰相戒馨絜其朝夕之食也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厥其

也油油喻柔順也善曰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

禮記注曰油然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違留物始生好貞

馨爾夕膳絜爾晨羞向曰羞食也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有獺有獺在河之涘侯凌波赴汨筆

干噬誓魴捕鯉鏡曰獺水獸捕魚以祭先也喻孝子求筆執魴鯉美魚名善曰禮記曰獺祭也洙急流也噬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淵深水也嗷嗷五林鳥受哺

于子濟曰爾雅曰嗷嗷聲也言鳥鳥之微亦擊鳴受哺於子善

在翔禽艱隆敬薄惟禽之似濟曰艱厚敬薄者則與鳥相似也禽者鳥獸惣名善曰孟子

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

敬耳今人雖有供艱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翰曰勗勉虔

祉福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善注同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鏡曰白華美廉恥也言孝子事父母

父母常自潔如白華無點汙也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濟曰

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承

花也喻孝子事父母絜白如朱萼承白花於幽薄之中而鮮絜也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

日草承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絜絜門子如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絜絜門子如磨如錯良曰絜絜爽悟兒門子謂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

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終晨三省匪惰當門者也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恪也翰曰盡一日三省察已之所行事非敢惰其勤恪

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信乎傳不習白華絳跋在陵

之陬子儻向曰絳赤色也跋花足也陬陵角也善曰舊舊

練士子涅而不渝銑曰舊舊鮮兒涅染渝變也言孝子之

其誠敬勉勉忘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其劬勞善注同良曰堂堂出衆兒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

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良曰侔法點汗

晨葩無所汗辱善曰孝經鉤命史曰名毀行廢玷

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汗也點與玷同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向日華黍美時和歲豐也

矣黜黜徒感重雲習習善本作和風銑曰黜黜黑貞習習風

曰黜黜黑兒毛詩曰習習谷風毛黍華陵巔麥秀立中

陵巔立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善曰毛詩曰

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

稻糜田不播九穀斯豐良曰糜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

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稷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

華禾善本作挺其秀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雷雨也稠糲也

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兒凡水下流

曰雷廣雅曰稠糲也直留切糲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糜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

所其穡向日芒芒寬廣兒參參長盛兒善曰穡計我王委

充我民食銑曰委積也言為王之穡積以充人食善曰

捐一作輯
捐一作輯

史一作決

華

八政一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濟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猷道也言王道明盛善曰爾雅

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雅曰翼翼明兒猷道也

由度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度道也言萬物由道而不失善曰由縱也度道也言物並得從

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翰曰由夷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

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善曰尚書曰王者之德群生仰

哀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群生仰

之以蠢蠢庶類王亦柔之向曰蠢蠢衆多也言庶物之類安也善曰毛萇詩

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道之既由化之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

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善本作草魚躍順流四

時逸謝八風代扇銑曰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善曰萬物既由於道群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

隨四時也獸在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四時八風並

已見 纖阿案晷星躔直連切善其變善本作躔字翰曰纖

言星月各案其晷次不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纖阿月

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

漢書曰日月躔星五緯善本作不愆善本作六氣無易

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五緯是字不愆善本作六氣無易

良曰五緯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氣謂陰陽風

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善曰尚書云曰兩曰暘曰燠

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庶左氏傳醫和謂

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

也 惜惜我王紹文之跡翰曰惜惜安和自我王成王也言善曰左氏傳右尹華曰祈招之惜惜杜預曰惜惜安和兒

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

也 崇立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向曰美萬物生於高皆得極

序曰崇立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善曰萬物生長於高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愛植物斯高動類斯大鏡曰藹藹茂

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濟曰泰通也言

各得所宜而高大王道信通上下善曰周漫漫草方輿迴迴洪覆輿地也

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鬼善曰淮南子曰以何類不煩

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負地道曰方繁字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善本作求其壽翰曰言生

善本作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善本作求其壽翰曰言生

繁字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善本作求其壽翰曰言生

盡性命之壽善曰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

位應時群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天也九壤九州之地善曰

老子曰天網恢恢恢九壤九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夫

物極則長鏡曰言天地艱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天傷善

乾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莊子曰終天年而

不中道夫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

之道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善曰言萬物各得其理儀

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

所也子夏詩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性之謂道明明右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

郭璞曰容儀謹敬也肅肅君子敬其容儀以從道率

于善本作林翰曰右辟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

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雁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

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信明主盡心撫之時

既矣何所思慮何所脩理也善曰賓謂郡臣也時既

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

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

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為文化內輯武

功外悠善曰言文和內武功及外而遠也韓和悠遠也
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群謝錄曰玄字幼 度領徐州牧符堅傾國大山玄為 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符融封康樂公靈 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 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祖謝君子道 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

斯范蠡之舉

謝靈運

沈約宋書云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述其祖謝安謝玄之後德為有司所糾徙廣州有詔斬於廣州市 善曰為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 依法收罰詔於廣州弃市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 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之高

屬及於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已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啟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纓纏 善曰纓纏也

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繞不離塵霧 善康書日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魏國展季救魯人

下惠也既死其妻誅之曰蒙恥救人德 翰曰段干木不仕為魏國藩屏展季柳

彌大也善

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善曰呂氏春秋曰秦 將興師伐鄭賈人弦

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 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師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 也於邊候晉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 曰晉國各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 師枯犒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 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

軍所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臨組
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卻十五里向同善注

不肯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縲繫
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

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惠物辭所賞勵
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銑同善注

志故絕人故絕人也善曰恩惠及物而不受賞勵勉其志
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勸勉也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
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

智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善曰明哲謂委講綴道論改
祖玄也清塵已見懷舊賦經綸見南都賦

服康世也於會稽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為將軍破符堅故
云安世難也善曰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

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政矣杜預曰朝戒異服周易曰屯難

也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盛於國人也善曰莊子曰

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
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
止也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原

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崩騰永嘉末
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

逼迫太元始迫言為胡虜等奔逐也善曰王隱晉書曰
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臧育圯平鄙反

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間也遷於江
間迫促狹小屢有毀敗也圯毀也善曰河外已見西征

賦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已見魏
都賦毛詩曰今也曰感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萬邦咸

振懍橫流賴君子君子之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
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拯溺由道情

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

拯溺由道情

拯溺由道情

拯溺由道情

拯溺由道情

拯溺由道情

拯溺由道情

龕蒸資神理向曰拯濟龕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秦趙欣來

情有信曹植武帝誅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善曰尚書曰後

蕪燕魏遲去文軌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國言皆欣其

于后石來其蘇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傳謝安也謝安

文軌已見恨賦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傳謝安也謝安

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善曰賢相

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氏傳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高揖七州外拂衣五

曰上損國家累世劬勞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

湖裏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

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隨山疏濬

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也五湖已見江賦隨山疏濬

潭傍巖藝枌梓翰曰疏鑿濬深藝種也枌榆梓木名善

疏開也濬深也楚遺情捨塵物貞觀立壑美向曰遺其冠

人謂深水為潭遺情捨塵物貞觀立壑美向曰遺其冠

塵物也真正觀見也言如此正見立壑之美善同向注

勸勵善曰歡者進喜之勸勵善曰歡者進喜之

諷諫詩善本無一首并序

孟為元王傳善本有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作

詩諷諫善本有曰字濟曰元王高祖少時也薨子郢客嗣

善同濟注肅肅我祖國自家韋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

勳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黼衣朱黻四牡龍旂翰

謂封為諸侯故得服黼黻建龍旂善曰黼衣已見上朱

換一作捐

勸

七

毛詩曰朱散斯皇又曰四形弓斯征撫寧遐荒向曰向者諸侯錫彤

引則得專征伐撫寧遠方善勗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

大彭勗績惟光說曰言能撫齊諸侯以翼佐大殷也迭更

光大也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辜為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禮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赧聽讚寔絕我邦

良曰赧王周末之王也聽讚言乃絕我豕辜之後應劭曰

王赧周末王聽讚受讚潤絕豕辜比善曰赧王已見西

征我邦既絕厥致斯逸翰曰逸放也言絕我國之後王政

也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賞罰之行非由

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瓚說是也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群后尹正也善曰尚書曰五服

崩離宗周以墜

濟曰五服甸服綏要荒等服言崩壞離散

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論語子曰我祖斯微遷于彭城良曰

微弱始遷居彭城善曰在予小子勤呼厥生翰曰于

自稱也吟歎也勤歎其生之微也隄善本作此嫚慢秦來

會音斯耕向曰因隄於秦家嫚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

眷南顧授漢于京銑曰天不安秦於烏赫有漢四方是征

靡適不懷萬國攸平濟曰漢征四方所往必來萬國所以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俾我

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翰曰俾使也小臣韋

元王戒慎恭儉有沈靜守一之德善曰尚惠此黎人善

孔安國書傳曰矜矜戒慎恭敬靜守一道也

作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善本作後向曰言能惠

也應劭曰即位且三十年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

乃及夷王尅奉厥緒善本作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

臣斯惟皇士銑曰惟王謂王戊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

不惟履永以繼祖考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永

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俞所弘匪

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

以自媮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

諛諛焉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媮與媮同樂也人

失稼穡以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諭諭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

察既藐邈下臣追欲樂善本作逸翰曰諭諭目媚兒諤諤

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藐遠也君之大夫曰下臣

也謂疏遠君之大夫追情欲縱逸樂也如淳曰諭諭目

媚兒史記曰不如周舍之罵善曰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

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媮慢彼顯

祖輕此削黜向曰謂媮先王之業無德而被嗟嗟我王漢

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

睦尚書曰舊有令聞穆穆天子臨照下土濟曰穆穆明王

之土善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

近殆其怙茲善本作茲怙字良曰言王不顧群司之法正

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近於

文選卷之九

此也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嗟嗟我王曷不斯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漢戚以致危殆

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彌彌猶益也

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已之事而嗣位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

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致永匪霜致墜匪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岌岌欲毀之意

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向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事也應劭曰易

日履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

上所言之事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善本作無不委練也

以霸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事追思

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書秦穆公曰詢于黃髮則罔所營

荀於烏赫君子庶顯于後翰曰逮及耆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於老何不美君

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老壽也歎美者之君子能庶幾自悔

故光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特鑒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一首 四言

張茂先 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修德業

大儀幹括烏運天迴地游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使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

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中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後而人不知譬如閉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

相次循環而無極善曰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

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

有端周迴如循 星火既久忽焉素秋 翰曰星火流火也西

善曰星火也星火也白藏故曰素秋 涼風振落熠以燿照宵流一

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燿螢也宵流謂 吉士思秋寔

感物化 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日歟善本作與 月歟荏苒代

謝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謝也 善曰毛詩曰日居

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踳馳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向

逝往也言性命之往日夜不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翰

息自舍止不修德業 善曰其二言逝川之流不 仁道不遐

息日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 仁道不遐

德輪 由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 向曰輪輕鮮少克能也

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眾人少能舉之 善曰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大猷玄漠將抽厥緒 端緒 善曰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

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

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先人 善本作 有作貽我高維 其三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

詩曰自古在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盤 善本作 于游居多

暇日 善曰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 終負素質 其四翰曰梓

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削終不成器也丹漆喻人學 養由

之感善曰養由已見幽通賦蒲蘆舊說去即蒲且也見西京賦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未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銚謂繳射也言未伎用心尚感如此况窮精樂道豈有幽深而不通焉善曰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清華耽道德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清其思慮接志於浮雲之上體其質素以文德飾其身也彪文也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蹈蕩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蔗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文兒

苗藜古致功必有豐殷其六良曰蔗藜草藜壅苗也言農夫勤耘草壅苗則殷豐喻學者勤於道德亦致光大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夫是蔗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蔗藜也壅水積成川載潤善本載清土積成山敵喬蒸鬱冥苗為藜水積成川載潤作瀾載清土積成山敵喬蒸鬱冥翰曰川山皆水土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波濤起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敵蒸雲霧氣兒善曰面

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樞柵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敵氣土出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向曰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先大以崇德聲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表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高以下基洪由纖起銚曰言從小至大善曰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川廣其善本源成人在始濟曰川之廣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旬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累上微以著乃物之理良曰積微以至於著人在始與善累上微以著乃物之理是物之通謂也善曰孫鄉子曰盡小纏音牽之長實累去千里其八翰曰纏者大積微者著

也王良弟子駕千里馬驚父曰纏牽長為馬之累不可及
千里也言人體兒雖美無才學亦纏牽之累 善曰凡言
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
千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
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
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
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
見臣不憚者是纏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
人雖有客兒不修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教以終一日則天
德如千里馬也 善曰論語子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銑
下之人皆歸於已 善曰論語子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銑
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善曰論語子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銑
金受礪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
瓦輪者 善曰大戴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是故金就礪
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 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濟曰進德
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 善曰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周易 隰
新之道 善曰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周易 隰 朋仰慕
日君子之光其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善曰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周易 隰 朋仰慕
予亦何人 其九 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
父之病病矣寡人恐乎屬國而可對曰則隰朋

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
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良同善注

文選卷第十九 終

文選卷第二

三十三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詩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詩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靈運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從封郵城侯

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

許歸蕃刻肌刻骨也向曰釁罪也蕃郵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誠

也善曰植集曰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

豐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追思罪矣晝分門扶而食夜分命決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

而寢鏡曰戾惡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善曰爾雅曰矣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

有鼓誠以天網不可重羅商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琴者誠以天網不可重羅

濟曰懼懼相視過速也視鼠之有身體篇無禮過死之義人甚憎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

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造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良曰弔死爾雅曰造速也市專切

問赧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說文曰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翰曰古君子朝面慚也

欲以罪弃生則違此義善曰曾子曰君子忍垢苟全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善曰即上胡不造死之義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

義出於此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

善曰應劭曰陛下外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而告之因

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施

暢春風澤如時雨濟曰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善曰漢書音義

曰暢通也蕪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其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良曰慶雲瑞雲也言慶雲

之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翰困是謂慶雲七子均養者鳩鳩之

仁也善曰毛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鳩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乎如一翰同善注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思也是以

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

心離志絕自分黃者荀求無執珪之望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絕朝

荀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左氏傳曰士貞伯曰魯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分謂其慙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者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

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不圖聖詔猥垂齒召

至止之日馳心輦轂銑曰不圖不意也猥曲也言不意聖轂之下不敢指片故託輦轂以言之善曰猥猶曲也尚

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僻處西館未奉闕

庭善曰東京賦曰闕庭神麗踊躍之懷瞻望反側善曰毛詩曰踊躍用

日輾轉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

并獻詩二首善本作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

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濟曰貴呈露其

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賁躬詩一首四言

賁躬詩一首四言

文選卷之

四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

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

日體天統物朱旗所拂九土披攘如羊反向日朱旗漢旗

寧濟蒸民披攘猶披靡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

州之士也披攘猶披靡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

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

漢臣故建朱旗玄化滂流荒服來王沈而流荒遠之暇皆

也時獻帝在故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蔡

周與唐此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

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善曰商

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也毛詩

日篤生武王國語祭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萬邦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

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成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

日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魏受禪已見魏都賦

尚書曰君臨周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

又曰協和萬邦國翰曰言脩舊法命懿親以為王國藩屏善曰毛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

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向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

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

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諸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

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并

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北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

俾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翰曰言車服旗章各有秩叙善

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翰曰言車服旗章各有秩叙善

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以為旗章以

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

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

濟濟俊又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

國經作藩作屏上先軌是墮許規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墮廢

也謂廢先帝之軌則也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

傳又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閔

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

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隳廢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

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脇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大后故

貶爵安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良曰削

鄉侯其爵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為元凶之率善曰

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

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

日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明明天子時惟篤類翰曰唯

理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導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思篤厚

也類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思厚兄弟善曰魏志詔云

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

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不忍我刑暴之朝肆

違彼執憲哀予小子善本作臣字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

善曰殺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社頽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

司執憲靡類揚雄交州箴曰牧臣正辭改封充邑于河之濱善

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野

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

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

榮榮僕夫于被冀方濟曰榮榮獨也僕夫御者于往也冀

方冀州也特魏都鄴冀州境也善

曰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不

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

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

住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雒為

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有毛萇

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嗟予小子乃羅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去我玄冕要

平我朱紱良日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侯之儀服善日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

表日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日赫赫在上周易日曲成萬物而不遺周禮日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日朱弗

斯皇弗與紱同禮記日諸侯佩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

符授玉善本王爵是加翰日謂尋有使封野城王也故云善日楊雄侍中箴日

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日有榮華必有愁悴魏志日黃初三年立為野城王四年封雍立王喻巴蜀檄日剖符而

封折珪仰齒金璽從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休惕向日休惕

戒懼也善日左氏傳羽父日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日齒列也漢書日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日高祖

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日皇恩溥啓善本作我小子頑尚書日祗承于帝又日休惕惟厲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思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向日遊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言

也班固漢書述日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日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日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

言孔安國昊天罔極生命不圖鏡日昊大罔無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之大亦無

盡況生命何足圖也善日言生之大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日分於道謂之命毛

詩傳日不常懼顛沛具抱罪黃壚音盧鏡日顛沛猶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

墳基中黃壚墳基也善日論語日顛沛必於是馬融日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日泉下

有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濟日願蒙

建旗東嶽以鎮吳立微功自贖往罪善日左氏傳日荀偃親受矢石東岳鎮吳之境子建詩日我心常怫鬱思欲

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日十毫為既軀授命知足免

駘班超上疏日異立微功以自陳効

矣盛結反良日言危軀授命知不足立功以免罪也善日論語子日見危受命亦可以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

矣

日庶幾免 於及乎 廿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翰曰

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 善曰左 遲 去 奉聖顏如渴

如飢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關悠悠曠久飢渴之

念豈當有忘毛詩曰 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

照微 銑曰言心遲草於君也 善曰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

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

蕭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銑曰蕭敬應命

駕秣飼也脂車脂轄也 善曰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

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毛詩曰星言夙

駕又曰言秣其馬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也 善曰鄭玄禮

又曰既脂爾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也 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向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名

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鸞 善曰鸞臺蘭渚

善本女士 善曰毛詩曰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 良曰芒

宅殷土芒芒又曰采蘩祁祁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 良曰芒

日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爰有樛

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 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

不暇食謂趣君命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

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猴

糧食也音侯具越記采葛婦 望城不過面邑不游 善曰鄭

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 望城不過面邑不游 善曰鄭

注曰面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 揚鑣漂沫 音昧

猶向也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 揚鑣漂沫 音昧

銑曰由從也藹藹壯盛兒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

也善曰甘泉賦曰風從從而涉澗之濱綠山之隈善曰扶轄楚辭曰雲霧乘而承宇

國尚書傳曰濱涯也遵彼河澗黃坂是階向曰澗涯也黃

毛詩曰在河之澗毛詩曰西濟關谷或降或外駢善曰陸機洛陽記

路載寢載興向日載寢載興言疲也善曰陸機洛陽記

兩駟馬行萍君曰西駟左右駟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

長驚務指日遄征濟曰驚走遄速也善曰楚辭曰吾令

安志也蔡琰詩曰遄征日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謂執火夜

行也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衽周

禮曰析輪不輟運鑿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濟曰暨

也西墉西館也善曰毛詩曰鑿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

又曰墉嘉詔未賜朝觀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求

慕憂心如醒音呈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預朝

善曰毛詩傳曰覲見也說文曰闕門楣也楚辭

關中詩一首

善曰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

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

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氏賊齊萬年與楊

作關

於烏皇乃作時晉受命既固善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向曰紹繼

繼其國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
 王配于京爾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德化光大刑法簡要在
 雅曰紹繼也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德化光大刑法簡要在
 曲者必投弃之 善曰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
 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干
 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善
 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在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善
 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 蠶爾戎狄狝卵焉思肆
 庫災焚累代之寶良同善注 蠶爾戎狄狝卵焉思肆
 蠶動也戎狄謂北地胡馬蘭羌推氏賊齊萬年為盟主而
 作亂也狡亂肆縱也 善曰毛詩曰蠶爾蠻荆傳暢諸公
 讚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
 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隳恣
 也謂思恣 虞我國昔幸窺我利器
 凶逆也 善曰左氏傳昔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
 也 善曰尚書傳曰昔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
 安國尚書傳曰昔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
 語曰利其器用 獄 善本作 牧慮殊威懷理二
 韋昭曰器兵甲 獄 善本作 牧慮殊威懷理二
 梁王解系也

愿殊謂梁王欲戰以威服解系欲守以懷撫故云理二
 善曰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
 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
 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 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以主盟 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音 善曰賈逵國語注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
 日素預也又曰肄習也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
 逞斯願 良曰翹翹出羣兒趙王名倫請兵三萬往平氏羌
 日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
 晉諸軍事倫誅羌大會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
 平齊書曰宣帝栢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
 賈逵國語注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
 日逞使也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
 牙大旗也建立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
 將軍西討氏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書曰
 牙旗將 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軍之旗 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音院其三銳曰以偏師為梁
 善

一百五字

相

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虎視眈眈南威

曰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虎視眈眈南威

備師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

彼好時音止濟曰眈眈深視兒好時地名梁王出兵屯兵

軍屯好時易曰虎素甲日輝玄幕雲起反曰素甲明光甲

視眈眈其欲逐逐善曰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勾踐素甲三千曹

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懼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

誰其繼之夏侯鄉士良曰夏侯駿從梁王後領兵西討氏

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

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

死楚師惟系計惟處別營基其時音雉其四向曰時立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

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飲遣討氏乃拜建威

將軍謝承後漢書曰夫豈無謀戎士承平銖曰言豈無謀

西夷蠢動姦雄基時善曰守有完郭學戰無全兵翰曰

平不經練習故敗也善曰守有完郭學戰無全兵翰曰

漢書師冊曰今累世承平善曰守有完郭學戰無全兵翰曰

郭城也守者且全其城戰兵盡為賊敗無全鋒交卒忽奔

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為上鋒交卒忽奔

孰免孟明向曰言鋒刃始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

日杜篤眾瑞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

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飛檄刑秦郊告敗上京其五濟曰檄軍書插羽於上

告敗上京請兵救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

戰于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

以雜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

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

華臺賦曰擊周徇師令身膏氏低斧良曰屈身從物曰徇

肅恭乎上京周徇師令身膏氏低斧良曰屈身從物曰徇

賊戰不勝乃日將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

乎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氏所殺故云身膏氏斧也膏潤

也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歎曰古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

不亦可平遂戰死藏榮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翰曰周處身

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翰曰周處身

雖亡貞固之

節能揚舉於代善曰毛詩曰人之云盧播違命投界必

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違命投界至

胡土向曰界與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

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其六說曰

之法以受惡其心徒之不以為苦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

齊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荼苦上同五

臣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濟曰哀憐此

氏賊所殺白骨交於衢路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

躬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

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噉噉擻蜀文曰

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

覆疫癘淫行魏許昌碑表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人

曰白骨既交輝於曠野善本作化為狄俘音孚其七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

善本字化為狄俘為戎狄所俘虜也善曰鄭玄孝經注

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詩亂離斯瘼

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

莫日月其稔翰曰癘病稔熟也言亂離為病既久日月已

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瘼莫爰其適歸

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斯瘼莫爰其適歸今此既引

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莒弘天子是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肝食晏寢鏡曰矜憐肝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

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主變臣勞孰不祗慄善曰史

上谷指日遄逝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

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新善本作奉成規精善本作威

遐厲韓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威後遐遠厲激也

廣書曰威後憺乎鄰國王逸楚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

固詭道先聲後實銑曰中亭地名孟觀首陷也荒於此地

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

為建威將軍擊氏荒于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

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鎔邪而羅者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

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

武君謂韓信曰兵聞之有司以萬為一而有司以為一也

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紂之不善

觀言誅萬有司之以為一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

者亦大甚我未必信之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

而固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虛晶胡奴德繆彰甲吉其十

吉氏堯帥也言孟觀虛明此二人有功也善曰說文曰

二堯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堯之功此觀之過

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甲浦勤姐種堯反出塞外說文

曰浦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浦

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

曰甲氏赤雍門不啟陳汧危福汧曰雍雍縣陳倉汧

善曰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城也危福賊所圍也

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比門不啟觀遂虎奮感恩輸力濟

雖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沂之功亦為不測善曰過謂虛
 鼎浦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日無衣黃石公記序曰
 慮若源泉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紛齊萬亦孔之醜言人
 深不可測情萬端何種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善曰
 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
 不有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
 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紛亂兒長揚賦曰
 紛紛沸渭毛詩曰日日納其降日梟澆其首向曰觀捕納
 有食之亦孔之醜善曰二日皆語辭也觀曰疇真可
 駿捕梟賊首曰辭也善曰縣首於木上日梟
 納降駿日梟首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日梟
 掩孰為善本作可久其十二濟日疇誰也孟觀功真不可
 誰為真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既
 理立即可明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既
 徵爾辭既蔽爾訟音松叶韻翰日徵驗蔽斷也言驗辭以
 之也左氏傳子犯日明徵其辭周禮日司冠斷當乃明實
 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日蔽斷其獄訟

否則證空善曰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
 狀空鄭玄毛詩箋日否不通也說文日證告也

好爵自善本作靡眉顯戮亦從銑日繁繫也有功者繫以

善日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

從之以顯戮周易日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日不

顯戮不見竇林伏尸漢邦其十三善日此喻駿也東觀漢

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詣

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梁州刺史奏林賦罪復收繫羽林監

遂死獄中周人之詩寔日采薇北難檢險狁允西患昆

夷善日毛詩序日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檢狁之難鄭玄日昆夷西戎也檢狁今匈奴也晉灼

日堯日薰粥周日檢狁秦日匈奴舊說疏日黃帝日薰
 粥唐桑日蠻夏啟日鬼方周日匈奴秦日胡良同善注以
 古況今何足懼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翰日言小
 威武但愍人之苦使我心傷悲善日言古弱而慮今疆
 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懼威乎西都賦日懼威而講武

事不足懼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故斯民如何荼毒于秦

師旅既加饑饉是因而加饑饉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

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疫癘淫行荆棘成

榛荒穢而成榛也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

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

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

老子曰師之所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濟曰絳陽絳

慶荆棘生焉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

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鄆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

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明明天子視人善本如傷言天

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人善本如傷言天

子視人如傷於已善曰明明已見上申命群司保爾封

文左氏傳逢渭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群司保爾封

疆靡暴于眾無凌于疆翰曰申命有同命保守封疆無以

誠羣司言無以眾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

理國也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

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善曰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

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

見上句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

本草曰春為陽陽温生萬物惴惴或煦噓也

公讌

公讌詩一首五

曹子建濟曰公讌詩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

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善曰贈

公子敬愛容終宴不知疲良曰時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

五官中善曰公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

郎也善曰公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

差善曰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必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策曰古詩曰蕩滌旅情志戰國

公讌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蕨蕤向曰夏曰昊天豐澤時兩也卉

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音衰

方旨酒盈金罍齊曰嘉美也肉叶骨曰肴充滿也圓方謂

清且悲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翹音素

盃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厭夜飲不醉無歸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善曰

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向

徐衍守分身亡銑曰善注

故謂夏曰為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

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榭壁璫嘉肴充圓

論語注曰徽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

徽去也蒸熱氣也君子曹操也華榭屋也善曰孔安國

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榭壁璫嘉肴充圓

脾臆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

古人言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綏之言君子履福以安願
入善曰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桓子願
我賢主人與天享魏魏其高善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
子曰魏魏乎惟天為大惟堯則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
濟曰克能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世也言遠代不可
追及善曰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
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

同於歎宮作求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

復翱翔善曰言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

永日毛萇曰未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懼樂
殊未央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致致毛詩曰河上乎翱翔

輦居作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善曰古詩曰日出東月出

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銚曰珍木

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防猶堰也言為堰以防

魚逸善曰新語曰梗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

曰大山松鬱鬱蒼蒼周禮曰以防止水芙蓉散其華菡

萏徒溢金塘也善曰芙蓉蓮也菡萏花也溢滿也金塘金隄

也金堤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良曰靈鳥鳳也水裔水畔

善曰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華館寄流波豁達來

風涼生年善本作未始聞歌之安能詳謂在華館寄流波

通達而達風涼也善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善曰翰
日毛萇詩傳曰詳審也善待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

正月天子命公此子
不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祖璉曰魏志云應璉字德璉汝南人也大

善同翰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問子游

何卿戢立翼正徘徊言我塞善本作塞字門來將就衡陽棲銑

城欽也寒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璉自喻卑微不

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

州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向

傷命死也善曰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

毛衣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隨善本作沙石何能

中自諧

濟曰賈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振羽翼也簡珠喻

塗自與君子諧和善曰簡珠喻賢人比沙石喻群小也

也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良

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

伸眉之地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

范擘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溼澤高梯喻尊位也

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漢書曰左馮翊薛宜為書曉高

陵令楊湛曰君自國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善曰漢書

具樂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

宜翰曰細微賜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善

不醉其無歸善曰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銑曰

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
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善曰
四言善曰

日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
子楊佺期洛陽說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
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子洗

馬應令
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謂大聖受天錄大

聖天也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
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

合誠圖曰赤受天運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善曰尚書曰在昔
宋均曰運錄運也 謂堯禹遞相禪

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而順從 善曰尚書曰在昔
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 善曰崇終替廢也言前代
應乎人 衆君有終替廢下及近古

亦如之 善曰國語藍尹齋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崇晉班固漢書項羽讀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

暉既渝素靈承祐 善曰魏為土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干
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猗說石圖

日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野遠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

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
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

也又曰乃春斯顧祚之宅土 善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
祚福也 善曰毛詩曰

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曰眾仲曰 三后始基世武丕

承 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 善
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

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 協風傍駭天畧仰澄 善曰國語曰
伊尹曰隳嗣王丕承基緒 善曰國語曰

和風傍散畧口也仲澄謂無薄蝕也 善曰國語曰虞幕
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月

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月

景也澄謂淳耀六合皇慶攸興銑曰晉之先有黎者為高不薄食

於六合故得皇慶所興善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

通乎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向曰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奄有天下以齊七政

也善曰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

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濟曰言晉盛文化代厚其聖能敬輔

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善曰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

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

成命二九區克咸謳善本作歌以詠能和謳歌以詠我王

之德善曰劉駒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皇上纂隆

給九區尚書夔曰夏擊鳴球以詠祖考來格善曰爾雅曰纂繼也經備

經教弘道翰曰皇上惠帝也繼武皇盛德以經教天之大道也纂繼弘大也善曰爾雅曰纂繼也經備

理也論語曰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銑

工官載則考成也言化豐而官成向曰釐理績功造成也

荒猶法也言俯理眾功仰法天之大成善曰毛詩曰在

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

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

造于西也杜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濟曰儀則刑法綏安保

預日造成也儀刑祖宗妥綏天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

安天位善曰毛詩曰儀薦生我后克明克秀良曰我后

形文王又曰天保定爾善曰機為洗馬體輝重光承

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臣善曰機為洗馬體輝重光承

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善曰重光景大

規景數翰曰言體輝外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重光景大

昔先君文王武王宜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茂德淵

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桑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善曰尚書曰

沖天姿玉裕銑曰沖深裕容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

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

字書曰沖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

者也應劭漢宮曰太子蕞外爾小臣邀彼荒遐齊曰蕞小
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蕞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諺
云蕞爾小國小臣已見上文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
馳始厥負擔平振纓承華廢負擔之役振纓於太子門也言
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左氏
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
記曰太子宮在大匪願伊始惟命之嘉翰曰言今日榮寵
宮東中有承華門善曰左氏傳周君命之善得至於此善曰
子曰孤始願不反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善曰臧榮緒晉

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

陸士龍銑曰王隱晉言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

惠政後與機同被誅也

大將軍謂成都王穎也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向曰皇皇美也祐福也誕大隆大也

詩曰皇皇上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祐薛君韓詩

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

也四祖正家天祿安善本作定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

祿長安定也善曰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眷善本作

哲惟晉世有明聖良曰歡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主

王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

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魏魏明聖道隆自天銑

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魏魏明聖道隆自天銑

言明聖之道德天然也善曰魏魏已見上文禮記則明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

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

風散上外合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善曰孝經

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青傳曰英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文而地黃言風教上外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惟曰陵乘也然乘亦外也孝經鉤命史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未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濟曰言和睦之道往盈塞天淵肅雍頭相杜預左氏傳注曰在晉善本姦臣善曰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在晉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稱亂紫微 善曰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稱亂紫微竊國命尚書曰敗行稱亂紫微論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翰又曰紫宮大帝室也良同善注

赫靈旗樹旆如電斯揮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靈旗樹旆如電之揮霍也善

致天之届于河之沂 向曰屆極也致天易注曰揮者散也

沂岸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驪為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温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

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届有命再集毛萇曰屆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皇輿凱歸 其三濟曰言天子之命載集於惠帝凱謂凱樂倫於温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良曰振整也言頹落次序遺其浮華體神道為質素善曰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以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

辰畧重光協風應律 翰曰辰畧喻天子也重猶載也協和也天子之道載日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

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音蜜其四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

華夏也謐靜也 言內清外靜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際於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謐靜也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 有截爾雅曰謐靜也

宴嘉會

向曰王謂成郡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崇

子曰虛廟生宇宙宇宮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

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款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於冕弁善本作振纓藻服善本作垂

帶其五濟曰玄天暉日峻高明也冕纓藻服皆卿大夫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良曰祁祁衆兒

悅兒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善薄言載考承顏下風

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為言則成此詩承

王之顏色於下風也善曰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

上文漢書傳不疑曰乃今承顏俯覲嘉客仰瞻玉容銑曰

接辭孔叢子曰及願在下風善曰毛詩曰歡宴而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其六向

豐厚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

山岳之崇高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

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賜之難老合

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善本有集詩一首四言善曰洛陽

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

芳改為華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

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

應吉甫濟曰文章志云應禎字吉甫少以才聞

悠悠太上人書本作之厥初良曰言太上生人之始一善

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皇極肇建彝

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倫攸敷翰曰皇大極中尋常倫理也言大中之道始立常

乃錫禹洪範九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

德之君遠相膺運以受符籙善曰七略曰鄒子有終始

五德言七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

之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符以辛日立號陶唐既謝

相代春秋漢含孽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陶唐既謝

天歷在虞其一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善

至陶立陶立有堯城堯舜君之故號陶唐於是善本作上

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真謂舜也於是善本作上

帝乃顧惟春光我先善本作祚應期納禪天眷我晉德故

應期運而納於魏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

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魏禪晉已見魏

都賦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位以龍

飛文以虎變翰曰龍龍喻天子起外位也言天子既即位

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玄澤滂流仁風潜扁

大人虎變其文灼也天澤滂沛而

流仁惠之風俗動也扇動也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區內宅

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區內宅

心方隅回面其二向曰區字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欽化

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喁喁然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濟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嶽瀆也山

日月嶽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

梧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

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包曰天質地文毛詩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

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嘉禾重穎萇莢

載芬良曰穎禾穗也萇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善曰孝

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依子曰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

載芬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三

韓曰咸皆胥相也 善曰胥相 恢恢 皇度穆穆聖容言

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恢恢 皇度穆穆聖容言

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 善曰恢恢大也穆

量受美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

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

微諱也論語曰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恩忠 登

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四向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為天子

若時登庸又曰明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理不經無義不

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 濟曰丕大也

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

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善曰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且

丕顯後世猶怠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

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

賈新語曰義者曰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

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

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

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簡易而天下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其五良曰孔甚也六府

之理得矣 九州也 善曰尚書曰四海會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

同六府孔脩毛詩曰奄有九州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

南暨西漸 沙流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化聲教無所不

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沙流朔 幽人肄業 嶮遠國忘

遠而至於 善曰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

德臣列辟毛詩內和五品外威四賓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

日進厥虎臣諸侯在內故云和夷狄外國故云威善曰尚書帝曰脩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乃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

時貢職入覲天人職貢於天子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備言錫命羽蓋朱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

輪朱輪諸侯之車飾善曰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

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

虛賦曰建羽蓋揚輝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善作

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會者不常其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耀曰吾得間

此數范擘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

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於時肆善本作射食弓矢斯御

心施於四端不言而喻善曰呂氏春秋曰天發彼五的

有酒斯飲其八良曰五的射的也飲飽宴也善曰毛詩

日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

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

武之道厥猷未墜翰曰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善

也在昔先王躬作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音試協

也日周易曰弓矢者器也丸厥群后無懈于位銑曰茲器射禮

先王崇射以示武崇禮以懼廢過耽之者亦失矣戒懼群

后無忘此懈怠於位其九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民之

壑收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善本有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謝宣遠向曰宋書七志云謝瞻字宣遠陳郡人

時九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善同向注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

百工之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

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繁林收揚綵善本作陽彩字密苑

解華叢巢幕無留鸞遵渚有歸善本作來字鴻善曰左氏傳曰

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咸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鸞之巢于幕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

遵渚禮記曰九月輕霞冠秋日迅商溥清穹翰曰霞在日

之節鴻鴈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溥清穹善曰迅商商風之迅

商風疾而高故云溥清穹穹天也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

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又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天也銑曰

嘉節謂九月九日戾至也行宮謂馬臺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

東觀漢記曰濟陽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向曰四筵四

也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

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扶光迫西汜似歡餘宴有窮濟曰扶

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善曰淮南子曰日出陽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次于濛汜逝

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

密康海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風褻教曰參軍杜夷優遊善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

有終散臨流怨莫從歡心歡飛蓬翰曰宜遠自言臨流相

我歡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善曰言已牽於時

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歡之

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期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

以遷步

二十

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
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游應詔詩一首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園經曰樂
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
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

事坐謀反誅樂游苑名
應宋文帝詔 善注同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陽 善本作
梁字 恊孔性黃屋非堯

心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
岑山澤也山梁唯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黃屋天

子車也堯為天子但憂萬人而心不在黃屋 善曰方言
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

梁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堯以

位輝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法莊子曰徒
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軒駕時

來 善本作 肅文囿降昭 善本作 臨 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
未善字 照字 就清肅之人文囿謂文

學之士昭明也言下明德而臨之也 善曰言未戒軒駕
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

為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

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

平蔚 紆臺澗備曾深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備盡
勿紆臺澗備曾深 曾高也言臺澗盡高深也 善曰王

逸楚辭注曰草
木交曰薄處 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

山上 嶇 區 嶇 音欽翰曰遵依也嶇嶇不平兒 善曰三輔
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

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渚遵已見上 瞻 善本作 目
文尚書曰隨山濬川桐蕭賦曰嶇嶇歸崎 瞻 善本作 目

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銑曰積久
也言目覽

既極游情目遠也聞道謂聞入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
能行之 善曰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節

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莊子南郭子綦問于
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偏音

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探已謝丹雘鳥郭切善木作黻字感事懷

長林向日丹雘喻榮祿也言探已年已老慙榮祿之飾感

象黻與帶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肥肥皎皎寒潭絜濟

肥病也風霜慘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已老患也善曰

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

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良辰感聖心

雲旗興暮節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鳴葭戾朱宮蘭

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卮之獻時哲翰曰葭苗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也朱

孔令也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笛以啓路傳玄西都

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

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餞宴光有孚和樂

受四外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為獻

信善本作所缺銑曰光明孚信也言饒宴之理明朝延有

葭君韓詩韋句曰送行飲酒曰饒周易曰有在宥天下理

吹萬群方悅向曰在宥養萬物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

際也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

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也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歸

客遂海隅善本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音

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薄

止枉曲也言指日景以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善曰

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
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
也楚辭曰朝發在渚王逸曰在曲也指景指曰也河流有
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急瀾浮駢無緩轍善曰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駢
尚書傳曰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良曰伊惟也言我豈

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隔善曰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
戀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

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彼美立園道喟焉

睿平其宿心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傷薄劣翰曰美孔令得歸立園之道歎傷己之薄劣不如

東帛弋弋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
立園附居賦曰信用薄而支劣

應詔譙曲水作詩一首四言善曰水經注曰舊樂

地為曲水武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下
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下

顏延年銑曰曲水謂

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
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道隱未形治政既亂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

以明宋之理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

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

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賈逵國語注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濟曰帝五帝皇三皇言

春秋合誠圓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功績

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

羣臣也長楊賦曰建至孝文隨風惟王創物求錫洪筭日

王文帝也創物謂創造萬物也洪大也言天賦大筭使長
久也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末錫難老鄭玄儀
禮注曰筭數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翰曰言仁義之道
也謂年數高尚於周漢日善曰

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祚融世招

業光列聖往列之聖也言福德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

有哲王魏都賦太上正位天臨海鏡言臨人如天鏡之照

日列聖之遺塵太上正位天臨海鏡言臨人如天鏡之照

海也善曰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

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制以化裁樹之形

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善曰周易

之形形體保神各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萬物也言恩惠浸

有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萬物也言恩惠浸

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

靈所貺賜也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賜

乎寶亦受天賜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

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

乎寶亦受天賜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

之福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賜交錯同端也日完其

朔月不掩望朔望皆全也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

掩望航琛越水輦畫踰嶂言諸方貢獻琛畫或浮水

或踰山而來至矣善曰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

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者必以費爾雅曰上正嶂也郭

璞曰山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良曰帝體謂太子也言帝之

之明匹辰極以為副貳也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

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

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訖

東朝金昭玉粹皆遠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如金

善曰東朝東

官也潘岳贈陸機詩曰東宮之味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然
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銑曰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

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

柔中淵映芳猷蘭秘其四

德淵冲字書曰密昔在文韶善本今惟武楊濟曰言以高

帝比武王韶穆謂繼次也善曰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

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鄭邠文之昭也杜預曰昔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

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於烏赫王宰方

且居叔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也言方於周

周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

有辟銑蕃爰履奠牧翰曰辟溫潤也言有溫潤明德

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也色辟然於

履杜預曰養所履之界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

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寧極和鈞屏領京維服其五銑曰寧

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理其斤兩斛斗為京室之蕃并維

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交月氣參七變向曰腦魄日月也雙交謂日月交會也一

雙交謂三日也凡腦魄之交皆在月三月之夕今月未久

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腦明

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

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

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開榮灑澤舒虹爍電濟曰開榮

文選卷之...

文選卷之...

之榮灑其溼澤也燦光也言德惣萬化之美如虹電舒光
善日言時侯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日時雨將降
又日虹始見又日化際無間皇情爰春良日際至也言風
仲春之月始電也爰春謂春下人也善日言既太
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春謂春下人也善日言既太
平故眷斯嘉節解朝日纖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
隙伊思鎬飲每惟洛宴其六翰曰惟亦思也善日楚
在鎬飲酒樂凱東陽無疑齊諧記東晉對武帝曰昔郊餞
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
有疆善本作君舉有禮以祭也君之舉措必依於禮善
日錢已見上文左氏惟幙蘭甸畫流高陞向曰蘭甸謂野
傳曹劌曰君舉必書惟幙蘭甸畫地通水於高陞之側
其香喻德馨也言張惟幙於蘭甸畫地通水於高陞之側
也陞階也善日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於甸猶蘭皋
也畫流也分庭薦樂析波浮醴濟日分庭謂東西廂俱作樂
分流也分庭也分庭也分庭也分庭也分庭也分庭也分庭也
酒也抗禮析音錫日豫同夏彥度事兼出濟日夏彥云吾
分庭抗禮析音錫日豫同夏彥度事兼出濟日夏彥云吾

王不游吾何以休出濟詩日出宿于濟仰閱豐施降惟微
言歡豫之事兼同於古善同良法
物翰日閱視也言我仰視天子豐厚之施下思於已誠為
物微物善日閱猶數也微物自謂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鳥微也三妨儲隸五塵朝蔽音弗翰曰三妨儲隸謂三任東
妨妨賢人之路塵汙也善日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
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負外郎
從負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
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
俊七滯瑕難拂其八銑日俊改也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
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善日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
首通也又日屯如邇如周易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俊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
長詩傳曰拂去也弗亦作弗古字同

皇太子釋奠會作一首

月皇太子劬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日官謂
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日官謂

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善曰漢書元帝詔曰

國之將興奠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

稟道毓育德講藝立言

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也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

温温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

曙達義茲昏

濟曰浚大爽差也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差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善曰

以日喻道也大明之暹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

曙箴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

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其一銑曰永長也言長瞻

先覺之人義有非殫者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

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接天子之聖緒也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

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

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則正濟曰言遭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善曰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

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

偃閉武術闡揚文令良曰術道也言偃武開舉文學之政令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至子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

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翰曰言眾士萬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為鑒鏡

善曰尚書曰庶邦庶事咨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雜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虞庠飾館睿圖炳丙粹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

館以象之睿聖也聖圖畫孔子圖象於其中炳然温潤粹温潤見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

之圖畫也炳丹青深懷字仁憬九集抱智磨俱隕切善色也睥已見上文深懷字

至向曰憬遠磨羣也言懷仁翰智之士皆自遠而羣至善曰懷抱謂苞韞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

曰儻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九末切左氏傳焉啓疆謂楚子曰求諸侯而庸至

杜預曰庸羣也立殞切踵門陳書躡屩獻器至門陳政理之書躡履獻其禮器善曰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說扁子司

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鄉躡躡躡橋蓋器謂樂也漢書曰何間獻王脩學好澡身玄淵

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澡身玄淵宅心道秘其王良曰玄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處言沐浴

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

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伊昔周儲聿光往記儲謂文

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伊昔周儲聿光往記儲謂文

王為太子時言恭孝事上一月三朝也聿言述也言述光

前史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

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

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妥則內豎以告文王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

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

述也思皇世招體元作嗣大也謂體居大而為嗣繼也元

曰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資此夙和降

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和降

從繼善本作志向曰夙早降下也言太子資於儒學早知

曰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過歷彼前文矩周規值其

暮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過歷彼前文矩周規值其

濟曰過遠也前文謂古文也值當也言古文經典相去雖

遠學其規矩亦與之相當善曰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

猶規之相周矩正殿虛筵司分簡日虛席以待賢也司分

之相襲值當也

主曆之官也簡月謂擇吉日也筵席也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鬼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傳鄭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尚席函合文承善本作疑奉帙席儒席

也函容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間函杖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待言稱辭博敦史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秉筆統曰侍言稱辭傳太子言語之官也博史直辭之官秉筆也秉執也善曰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博史國妙識幾乎音王載有述

其五向曰言侍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肆異善本議芳訊信大教克

日使談者有述焉為之奈何肆作肆字尚書傳曰肆陳也鄭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

尚書傳曰肆陳也鄭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

歌笙良曰言其恭敬行祀典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禮之盛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洗手也薦進也歌笙雅樂也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

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立也昭事是肅俎

實非馨其六翰曰昭事神祇崇肅敬之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也善曰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獻終饗吉即宮廣讌堂設象

筵庭宿金懸如字協韻善本作懸字統曰襲重即就也言獻禮既重得其吉祥還就於宮以廣讌樂也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懸謂鐘鈸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善曰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

因也禮記曰孔淫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然鐘台保兼徽皇戚比彥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則金也

彥謂比肩皆是俊彥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

為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濟曰肴乾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善曰禮

日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內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六官視

命九賓相儀銑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

儀其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漢書曰群臣朝十纓笏而相儀纓笏而相儀

序巾卷充街翰曰巾盛物也言垂纓笏卷者而於序序滿

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莊都善本作雲動野

風馳銑曰莊道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

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倫周伍漢起

哉邈猗於宜其八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周漢之德起

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濟曰清暉

曰清暉喻帝也孟子云日月物任善本作其情理宜

其奧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

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

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為情矯志不妄先國

曹側聞邦教翰曰曹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

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

徒尚書曰司徒愧微冥終謝智效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

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善曰微冥微賤而闇

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張謏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霜六切

丘希範 向曰梁典云丘遲字希範吳興人時為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

送王善 同注

詰吉且聞闔開馳道聞鳳吹去濟曰闔闔天門也鳳吹笙體鳳故也善曰左氏傳曰

薛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且也西京賦曰表曉闕於闔闔

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鳥之鳴

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籥笙

笙瑱簾皆輕美帝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良曰萑草之初生

以鳴吹也 萑草輦從上行善曰毛詩曰自牧歸萑毛萑曰萑茅茹

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

曰馬八尺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恣善曰集 巢空初鳥

飛荇杏亂新魚戲翰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荇水草 寔

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銑曰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

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 參

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

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

善曰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善

曰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

豈生命 之易投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 良曰梁典云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

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

稍遷冊徒尹僧珍為左衛將軍北

伐魏故命作詩餞也善同良注

丹浦非樂戰負重功君臨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

懼百姓不安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崔也莊子曰兵革之七

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水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 翰曰我皇則梁武帝也執至聖

人也 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

也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沈曰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

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推土雷轂二嶠 道 善本

寧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 **揚旆九河陰** 向曰古之遣將天子親推車轂送之二嶠

字 **揚旆九河陰** 山名旆旗也水南曰陰 善曰漢書馮唐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

闕以外將軍制之闕魚列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嶠之

阻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

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

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

如淳曰上身解揮一經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

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人牧選百金之士五萬

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 **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良

直百金言重也濟同善注 **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良

細柳漢將周亞夫屯營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酒於上

林也上林即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 善曰尚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人 **命師誅後服授**

邊遣內史周亞丈軍細柳餞已見上文 **律緩前禽** 翰曰言後者執誅前降者緩捨也 善曰公羊

先強周易曰王用 **函輟** 還 **方解帶曉** 堯 **武稍披襟** 銑曰函

也輟輟輟洛東坂名曉武二關名盡為中國之襟帶言今

披解而出也 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

劭曰堯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 **伐罪芒**

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 **山曲弔民伊水潯** 音尋向曰洛陽魏所都也芒山伊水名

簪

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善曰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

謂武王誅紂而還潘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

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未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祖餞

善曰崖定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音煩

翰曰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遭董卓燒官室善曰北芒已見上文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

室盡燒垣牆皆頽擗音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

年側足不作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善曰漢書曰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

田疇荒蕪賈逵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向曰阡陌皆道也言我久不歸

此皆不識其道徑也善曰漢書高祖曰遊

中野何蕭條

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

善本居氣結不能言

濟曰言思念

處所盡成丘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

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

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善曰

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善曰莊子曰天與地願得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願得

展嫵婉我友之朔方

善曰嫵婉歡樂也言我願得舒此歡

詩曰嫵婉之末又曰我親暱本作昵字並集送置酒此河

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向 暱近也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為離別豈不各愧於中腸善曰爾雅曰暱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

沛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

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山川阻且遠別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

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濟曰北方有比翼鳥

於身轉之高飛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仕晉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俊下官屬住者送至陟陽侯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善同向注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

其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善曰傾猶盡也三命皆有極咄嗟安

可保翰曰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言皆有終極嗟我此身安可長保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

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

莫大於殤子彭聃貧猶為大銜曰上歲已下亡

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違聖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大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太山猶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大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具其極

則形大末為有餘形小末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

是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

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下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斤鷄不貴尺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吏績

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纏墨憂喜相紛

擾善本作統字濟曰糾纏索也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纏也紛擾猶互起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

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服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

凶同域神女賦曰紛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濟曰言以

紛擾擾未知何意善曰言天地為鑪陶鑄萬物故宜齊同何有大小善曰言天地為鑪陶鑄

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服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服鳥賦曰天地為鑪

鑪萬物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千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

大觀乃見其理古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千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

詩曰立身苦不早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千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

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向曰誰能察我別於天齊曰偕俱也言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百姓乖離說文曰契夫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

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向曰時崇出為城陽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翰曰祭酒助三公和鼎也崇出

水名也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大僕卿

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言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

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親友各言邁

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

金谷湄音眉向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晉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涓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濟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兒善曰七發
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良曰

賦之水蹙為丈布龍鱗激水歎石如珠之揮散善曰東京
賦綠水澹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揚柳依依薛君

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鄠元水經注
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泐街音牙洞蕭賦曰揚素波

而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善本作榴茂

林列芳梨翰曰昔果木名園也言靈美也善曰上林

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

坻玄醴染朱顏但翹杯行遲銑曰坻岸翹告也玄醴黑

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邊讓章華臺賦曰激
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王仲宣公讌詩曰

但翹杯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

而悲善曰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春榮誰

不耀善本作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交白首同所歸濟曰

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

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

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善曰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

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

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

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
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憐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

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
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岳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雅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
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
馬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揚集別作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

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

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滢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及

善本南服

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

職也服諸侯之國也

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

服也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務

善本飲餞指途念出

宿

善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揚仲

武謀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札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

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彌陸士來晨無定端別更有成速

期離別日歎急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

艦廬輜軒命歸僕

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艦舟也輜軒輕車也

善曰楚辭曰日馳輪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艦船頭也吳都賦曰輜軒蓼擾

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分手東城闈

因發櫂西江

澳人善本作澳音郁良曰圍城曲澳亦曲也善曰說文曰圍城曲重門也音因爾雅曰澳隈也郭璞曰今江東

呼浦離會雖相雜

善本作逝川豈往復

難也逝川豈往復喻時不留也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

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合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少

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

謝靈運

嘉太日方山在江寧縣靈運為永

祇役出皇邑指

善本作期憩區越也向曰皇邑京都也憩止

日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

晨發皇邑毛長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臨

時俗號東甌王徐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廣曰今之末寧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摠懷舊之蓄念

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善曰吳志曰更

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病

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良日折折風吹木聲也含情謂舍別

風物更益難歇病病也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

則希有其闕失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

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資此求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

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

日新志音塵慰寂慶

翰曰伊惟惟思曰資寡欲之理為幽

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慶之懷也茂無也善曰郭璞山

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

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轍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

舊亭中梁書曰范雲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

人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

祐等謀立姚安王遙光

不肖後遣光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

之即楚辭所謂湘夫人是也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
 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
 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
 五江今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靈也楚辭湘君曰帝
 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姚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
 湘水因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善曰歸藏啓筮曰有
 湘夫人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善曰歸藏啓筮曰有
 大梁尚書曰江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濟曰驂馬輟止
 漢朝宗于海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濟曰驂馬輟止
 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善曰鄭玄毛詩注
 日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隕雨雪滂
 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良曰周
 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良曰周
 平太守三十年備訟一朝斷史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
 居茂陵言今求為此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
 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
 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欽宜帝謂袤曰賢叔太
 匠渾垂補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筮繼踵此
 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

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
 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
 憂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
 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上空懷離憂善曰楚辭曰思
 公子兮徒辭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攀賓齊代為安成內史五臣同李善注

沈休文

平生善本作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向曰言少年之特別離
 生善本作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向曰言少年之特別離

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言之言不難也漢書
 霍大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
 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
 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

時齊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善曰
 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
 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也持執也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復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

之心善曰繆襲嘉慶賦曰心灼燦其如陽不識道之焉

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終



